



致命的

诱惑

四川文艺出版社

## 出 版 说 明

这是一部出自纯文学作家之手的通俗社会问题小说。作品从神圣的法律角度切入，探究了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令人关注的热点问题。

天姿绰约、美丽聪慧的徐容容是一位有着曲折坎坷经历的女性。她幼年丧父，生活维艰，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和继父都对她心怀鬼胎，一群小伙子围绕在她周围礼顶膜拜。她为了保守自己的最后一点秘密而牺牲了几年自由，但重新回到社会以后又如何立足呢？她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但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而对她提起公诉的，正是她最心爱的人——青年法官尚义……

小说故事感人，文笔流畅，使人不能不一口气读完。

## I

尚义弯着腰，小心地从出租车里钻了出来。司机用颇为惊诧的目光看了看他那高大魁梧的身影，然后把车开走了。

这会儿他一个人站在司法大楼前面的广场上。阳光耀眼。在一刹那间有一种孤单无助的感觉，尽管身旁是京城的车流和人流，但现在他将是一个人面对这桩案子，作为检察院的公诉人指控他从前的恋人。自从他从北京政法大学毕业以后他已办了几件漂漂亮亮的案子，这些颇为棘手的案子在他手上被处理得干净利落，其中一桩涉及到文化人之间的官司使得他在京城的政法界获得最初的荣誉。然而，现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满是踌躇怅惘。

似乎是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在有意捉弄他，让他以这种方式再度面对徐容容，这个他几乎以终生在等待着的女人。从前在G城，那时他们差不多还是孩子，他对她一见钟情，其后是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波折。数年前他和她在北京再度相见，在有过一夜温情之后发现她在干着为这个社会所鄙弃的事

情。现在回想那一日的情形他的心依然隐隐作痛。他怎么也不肯相信，一个为自己所爱，而且同时也爱着自己的女人竟然会干出那样的事情。对他而言，尽管与她曾有过朝夕相处的日子，但在她身上仍有些为他所看不透的地方。她诚恳坦率然而又野性十足，率性而为。有时他觉得她差不多是凭着一种生命的直觉和本能在行动。

然而糟糕的是他始终不能忘掉她。他曾希望能把她忘掉，干干净净地忘掉。他试过，他不是意志薄弱的人，然而不能。这是他此生中唯一让他感到无能为力事情。

在发现了亚洲文化公司从事组织和介绍卖淫活动的许多疑点和线索之后，才知道背后的操纵者居然是她！如果早一点知道这个，那么或许会是另一种情形。他还记得他为此向检察长丁保仁提出退出此案时的情形，当时老头子大光其火。

“为什么?!”丁保仁站在他那宽敞的办公室里，直瞪瞪地看着尚义。“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我提出这个，你知不知道，这个案子对我们非常重要，像这样以一个堂而皇之的文化公司的名义作为掩护，大规模地组织卖淫活动，在全国都是少见的，况且发生在首都！这个案子一旦被我们揭露出来一定会造成震动，狠狠地打击那些不法分子。而你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这件事从头至尾是你经办的，几乎从发现疑点开始，许多细节你了如指掌，而且同将来可能成为我们的证人的一些当事人有过接触，你怎么可能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撒手呢！”丁保仁怒气冲冲，一口气不断地说下来。

“我可以把案件移交给杨绮红或者吴宗林，”尚义冷静而坚决地说：“我相信他们至少可以干得和我一样好。”

“我可不这样认为，交给他们我不那么放心，而必须由你办这件事……我们一定要打赢这场官司！可我不明白你为什

么要中途退出……”丁保仁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也许……你是胆怯了，这中间或许牵连到什么上层人物是吧？另外我也差点忘了，你曾在—个索赔案子之后被败诉的一方暗中报复。是不是那次看似偶然的车祸使你仍然心有余悸？”

尚义一言不发，目光中流露出一丝轻蔑。不错，在那次车祸中他的头部受了伤。也许只差那么一点点他会送掉性命，但从他一踏进这幢司法大楼的那一刻起，他早已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维系在他的理想之上，那就是正义和公正。

他不置—词。

丁保仁悄悄地瞥了他—眼，口气和缓下来。“其实……我知道你不是—个懦夫，你这样做肯定有你的理由对吗？我想知道那是什么？告诉我，为什么？”

尚义迟疑着。

“告诉我，”丁保仁走近他，用手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我相信你一定有你的理由。”

尚义侧过脸来看了他—眼。“我从前的女友，徐容容……。”

丁保仁睁开了眼睛，看着尚义足足有二三秒钟才将目光移开去。他在室内踱起步来，—边自言自语似地说：“原来这样……这样……”

尚义将卷宗移交给了杨绮红和吴宗林。他心里颇感激老头子体恤下情。但是杨绮红颇有先见之明：“我看不—定，老头子不—定会放过你，你是他最得力的助手，而这桩案对他而言，在公在私都是至关重要的。”

他知道他所谓“在私”指的是什么。区人代会召开在即，区人民政府的班子马上要举行换届选举，—向以廉洁和干练著称的丁保仁很有可能当选为区长，其呼声相当之高。所以

这桩案子他必须挑一个最得力的人来承担，他自己则站在背后进退有据。尚义当然明白这一点。但若不是因为情况特殊他是甘愿全力以赴的。这不仅仅因为老头子一直对他着意栽培，更因为丁保仁的的确确廉洁公正。由他来当区长有什么不好呢？

果然，杨绮红判断的没错。在临开庭的三天前，丁保仁躺进了医院。他的胃病突然犯了。老头子躺进医院的当天下午便十分火急地将尚义召去。

“看来，我得请你重新考虑你的决定。”这一次丁保仁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姿态。他从床上支起整个身子，由于胃部不时出现的疼痛，他的脸被扭得变了形，苍白的脸上失了血色，豆大的汗珠从额发中渗出来。他的头发已有些灰白了，从那些灰白的头发中可以让人真切地感到兢兢业业，勤勤谨谨的大半生。就目前而言，司法队伍并非那么纯洁，但丁保仁的确是尚义由衷敬服的一位老领导。尽管从他那忠诚正直的脸上依然可以发现一丝狡黠的表情，但尚义宁可将它理解成是他睿智的一部分。

“我这病来得真不是时候，”丁保仁的一只手隔着白色的被褥按在他的胃部。“我为要不要把你叫来反覆考虑了很久，在我知道某些内情之后再让你来接这桩案子无疑是为难你了，但你知道我舍此没有别的办法。我只信赖你，只有交给你我才放心，否则我躺在医院里也不会安心的。”他的胃又疼了起来，脸微微扭歪了。

尚义走近去，帮他重新躺下。他坐在床头。“要不要我叫护士来？”他问。

丁保仁摇了摇头。“现在医生和护士都帮不了我。真正能帮我的只有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尚义点点头。“我知道这桩案子很重要。”

“是。也许这么说会显出我的私心，我也不必瞒你，马上就要选举了，在这之前会有许多工作要做，官场上的事你也许不完全明了，就连我仍觉得处于学习阶段。但与其让一心为自己谋私利的人来掌权，还不如……你明白我要说的话，至少我会诚心诚意地为老百姓办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你说的是吗？”

尚义点点头。这也就是他钦敬这位上司的根本原因。

丁保仁从白色被褥下伸出一只手来握住他。“为了我，答应吧，我不是在命令，而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提出一份请求，行吗？尚义，你答应吗？”

尚义感到在他的目光——那么坦诚的目光的注视下不能够把自己的手从那涂上老年斑的手中抽出。而且，这是头一回，他头一回发现老头子以这种口吻对他说话。他相信老头子此生中不会再有第二次，不管他是否答应，老头子都不会再以这种方式对什么人说这种话了，他已经没有半点退路。

他沉默了。

丁保仁脸上，那苍白的脸上渐渐浮起了笑意。“这么说你已经答应我了对吗？检察长和丁保仁都得谢谢你，尤其是丁保仁要谢谢你。”他用另一只手轻快地拍打着尚义的手背。

尚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他站起身来。“我始终敌不过您。”他说。

“别这么说，你前程似锦将远胜于我。这个官司一旦打赢——我相信一定会赢——会使你声名大震，当然别误会我的意思，我明白若为这个你不会接受的，我的意思是说，除了这个案子本身有相当大的震动性，另外是对方的辩护律师不是无名之辈，听说是你们政法大学的高材生是吗？”

尚义点点头。“他是我的校友，比我高几届，研究生毕业。他的才华决不在我之下。”他坦率地说。常申，这个即将与他対垒的人曾在一种颇特殊的情形下与他有过一次交往。近年里，常申若不是过多地介入到亚洲文化公司的事务里——他是该公司的特别顾问和常年法律顾问——他的成绩将更令人瞩目。所以尚义得打起全副精神来对付他。尚义明白这时候丁保仁对他特意提到常申的用意。

尚义穿过广场向司法大楼走去。阳光照耀在大楼黑色大理石饰面上，使整幢大楼看上去庄重而引人注目。区法院、检察院都集中在这里，一楼是审判大厅。

在大厅前面的休息厅里，一群记者早已等候在那里。尚义刚刚迈进去，立刻有七八个人围了上来。他们早已熟知了这位在司法界崭露头角的年青人。

“尚义先生，请问您将代表检察院提起公诉吗？”

“听说辩护人是您从前的好友是吗？能不能对此为我们谈一谈您的感想？”

“尚义先生，听说被告是一位美丽非凡的女性对吗？”

“尚义先生……”

尚义用手轻轻地摆开伸过来的数支话筒，“对不起先生们，马上就要开庭了，我还有些要紧的事情，请原谅。”他边说边朝电梯走去，一眼看着站在那里等候着他的杨绮红。

“怎么样，我说过老头子不会放过你的。”当他走近时她小声地说。“我相信他这会儿胃病好多了，说不定随后就会从医院里溜回来。”

尚义莞尔一笑。

“他颇精通攻心之术，所谓以情动人。我知道你会抵御不住他的攻势。他抓住了你的弱点。”



他用手轻轻揽了一下她的腰，他们一道走进电梯。

杨绮红是那样的女性，可人的身材相貌再加上较好的修养。她原是北京大学光学研究生，后改行干起这个。她聪明睿智，知识广博，但从不炫耀，为人质朴自然，其修养好到了不着痕迹的地步。与这样的一位女性共事，尚义感到非常愉快。

电梯在五楼停住，他们相跟着走进办公室。他得最后再看一看卷宗。“吴宗林还没来吗？”他环视一下室内说。

“他早已到了。”杨绮红说，“他把备忘录放在你的桌上。”杨绮红在一楼的休息厅里已见过吴宗林。这位心地宽阔的同事显然已放弃了对她的追求，而总在暗暗地为她和尚义制造机会。在他看来，他俩正处在恋爱的前奏阶段。杨绮红为此对他颇为敬重。

尚义先到办公桌前，一叠文件就在面前。他喝了一口茶水，翻动文件，一行醒目的标题霎时映入他的眼帘。

### 北京市××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被告徐容容

尽管他早知道在这一刻他将会面对什么，但在这掀动文件的一刹那，他仍然被震动，他的心被揪疼了，这一刻终于到来了。不管他想如何地放松自己，平静自己，但这一刻终于躲无可躲。丁保仁那老头儿太残酷了，他也许永远不会明白让他来面对这桩案子时对他的刺伤。

尚义一口喝干了杨绮红为他倒的茶水，又点燃了一支香烟，猛吸一口，深深地吸进肺里。他感到了“555”牌香烟尖锐的刺激。

杨绮红在一旁悄悄地注视着他。

尚义不想让她看出些什么来。在他的同事中，她可能是唯一对他过去那段往事知道得稍微多一点的人。他不想让她看出在即将对阵的前一刻他思想上的波动。

然而，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仍然那么顽强地翻上来，那是回忆，永难磨灭的回忆。他怎么可以忘记呢！徐容容……遥远吗？可却是如此清晰！

那一年的高考，尚义运气不佳。第一考非常顺利，次日却突然发起高烧，到下午时他不得不躺进了医院，高考的事自然是泡汤了。这可以说是他此生中遇到的头一个考验。

看到好友们一个接一个地收到录取通知书奔向了他们的理想之地，尚义痛苦得茶饭不思。一直以来为众人瞩目的高材生如今只好独自扼腕叹息。不仅如此，他还一下子成了一个吃闲饭的人，G城炎热的夏季加重了他的焦躁和烦恼。但他很快地重新振作起来，他不能放弃，决定明年再考，他的理想是做一个律师。他在街头租下一个报刊亭，一边自食其力一边复习功课。有了这个报刊亭就当有了一个饭碗，有了一个栖身之所，有了一个躲避的地方，他可以不必再靠父母，不必每天再面对他们责备的眼神。晚上他就躺在那狭小的报刊亭中。

早上八点钟，他准时开门，打开铁门铁窗，把书刊一本一本摆好，到邻近的小摊上买一点吃的，中午和晚上到餐馆吃一顿简简单单的饭。晚上一直干到十一点，这是就那个夏天来说的。夏天的昼长夜短，G城直到八点钟都未见暝色，加上酷热，人们一般得到十二点以后才能安睡。

星期天的晚上他给自己放假，到电影院去看一场电影。

“莎乐美”影院，尚义很喜欢这个影院的名字，据说这里面潜含有一个西方典故，尚义问过许多人也始终没有弄明白。

看电影他通常是一个人，他的好友程帆更喜欢到什么地方去赌一把。

《本能》，这是一部获奥斯卡奖的片子。大家都说这部片子好得不得了，但尚义都看得模模糊糊，也许就因为出现在他身边的那个陌生的姑娘。自始至终，他只记住了一个镜头，一个惊人美丽的女人，裸着身体骑坐在一个同样裸着的男人身上，疯狂地一前一后，仰躺在她身下的男人脸上露出貌似痛苦的极乐表情，伴随着嚎叫。随着裸女人疯狂的摇曳，她开始从枕下摸索出一条长长的白绢，将男人的两只手捆绑在铁床架上，最后，在那男人极乐之中，她猛然间拽出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朝着裸男的咽喉部猛刺……这是一个血淋淋的性与暴力的场面。

在影片放映的整个过程中，尚义身边的姑娘的一条腿紧紧地贴着他的腿。那条腿白皙光滑，从裙下悄悄地伸张，在黯淡的光线中显出白蒙蒙的模糊轮廓。

女孩子进来的时候已经开映了。走在前面的是她母亲。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在哪儿在哪儿？她在黑暗中说。这个胖女人的声音显得肉乎乎的，好像穿越了遥远的、厚厚的脂肪。

她在黑暗中摸索着，一只手甚至触到了尚义的脸颊。

“这是第几排？”胖女人问。

“十九。”尚义说。

“几号？”胖女人又问。

“二十三号。”

“好啦，我们就你的旁边。”胖女人的身体已经挤进了狭

窄的过道。

尚义站起身来，胖女人收缩着身体，紧靠着前排的椅背，挤到里面的座位上去，在她身后紧跟着一个姑娘，看上去是她女儿。她经过他面前时他感到她垂着的一只手触到了他的腿。在银幕光线的衬托下，他看到一个姣好的女孩的侧影。她紧靠着他坐下了。

她挪动了一下身体，一条白光光的腿从膝往下的一小部份轻轻地贴在他的腿上。尚义下意识地躲避了一下，一会儿，那腿又悄悄地贴上来。他悄悄斜睨了她一眼，只见她的目光牢牢地盯在银幕上。她是没有感觉到还是觉得无所谓呢？

尚义不再退却。他的腿一动不动，他装着将目光投向银幕，装着一副被剧情牢牢吸引住的表情。他发现她微微侧了一下脸，偷觑了他一眼。一会儿，那条紧贴着他的腿上渐渐增加一些压力，贴得更紧了。尚义也不示弱地支持着，在这种支持中他感到一种新奇的令人兴奋的惬意。

影片结束时灯光骤亮，在明亮的光线中尚义没有看清少女的面庞。他佯装着看片后字幕，偷偷观看她。

他吃不准她到底有多大，十五岁？十六岁？还是十七岁？黑黑的披肩发，棱角分明的嘴唇着实性感，显得任性，她同母亲说笑时露出洁白的牙齿。一对乌黑的眸子亮闪闪的，偶尔，她斜睨他一眼，带一点嘲笑似的。这一对黑眸子适才在黑暗中闪着光芒，这会儿在灯光下更现出了热情和聪颖，以及尚义稍稍开始懂得的一点情欲。这对黑眸子的闪动和偶尔的一瞥，对尚义产生了不可思议的诱惑力。他迟迟不肯离开。直到女孩子的母亲走过来时他才站起来紧靠着椅子给她让道儿。

“都放些什么片子啊！黄得很，把人都教坏了！”胖胖的

女人一边往外挤一边叨咕道。

“妈，你别瞎议论，这是获奥斯卡奖的影片！”女孩子抗议道。

尚义趁她说话的时候又偷偷看了她一眼，她的两只小小的乳房在白色套丝衬衣下向前撑起两座尖尖的小山。她发现了她的目光，狠狠地回敬了他一眼，他有些羞涩，有些不知所措，这时她却抿嘴一笑。似乎说，你还是个毛孩子！

她经过他身边时侧着身，背朝着他。在等她母亲追过时，她的背靠到了他的身上，尽管那边有足够的空间。他有点吃惊，他尚未回过神儿来，她已离开他走过去了，才走过又回头朝他嫣然一笑，几乎是用耳语一股的声调说：“你叫尚义，对吗？”

说完，又一笑，不等他回答，她已扭过脸去，跟着她的母亲朝出口走去。尚义的目光追随着她的背影，一会儿，她的背影被一个男人所遮挡，他只能见到那乌黑的披肩发，接着那乌黑的披肩发也被人流所湮没。

真怪，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尚义挪动脚步朝出口走去，他希望能再看到她，然而却找不到她的踪影。他停在一个卖卤菜的小摊边，看着不断从影院中涌出的人流，顿感怅然若失。

……

杨绮红拎着水瓶走过来给尚义续水，尚义这才收回思绪，把目光重新移到备忘录上。他不能走神儿，无论如何他得抓紧开庭前的这一段时间再看看这份备忘录。

杨绮红给他杯中续了水，将杯盖盖好，然后又悄悄地看了他一眼。“谢谢。”他装着毫无觉察似地说。

尚义和杨绮红一块儿走进一楼的审判大厅。装饰得质朴而凝重的大厅显得气象庄严。当他俩朝他们的座位走去时，大厅里安静了许多，尚义知道这个时候他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他极力使自己显得沉稳，他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打开文件，他轻轻地同身边的杨绮红交谈几句，希望能稳定住自己的情绪，不使自己的神思再度飘向过去的岁月。

他感到坐在座位下的一只手被杨绮红轻轻地握了一下，他朝她回过头来，她正一声不响地注视着他。他明白她的意思，朝她点点头。“放心。”他说。

这时，背后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不用看也知道，辩护律师常申和他的委托人来了。尚义极力控制自己不要回头。他仍然端坐着，翻阅着面前的文件，间或，他抬起头来，暗暗地注视着被告席。

镁光灯一阵乱闪，徐容容已出现在被告席那儿。在离她不远处有两名法警。观众席中已出现了窃窃私语声，毫无疑问，这桩案子是引人注目的，京城中有十几家报纸已作了先期报道。

常申跟在她身边，显得像个绅士。他指给她座位。当她走向座位时，她朝原告席上望了一眼，目光正好与注视着她的尚义相对。

尚义不想将目光移开去，他迎着她的目光。两只黑亮的眸子同记忆中的毫无区别。差不多从最初认识她的那一刹起，他就觉得它们是不寻常的。在那不同寻常的眼神之后隐藏着什么神秘之物，他一直在努力弄清它。

大厅中的骚动仍然没有停息，有一两个记者跑到被告席前似乎想请徐容容说点什么，但被常中止住了。常中翻阅着

文件，与她轻声交谈。

她的确太引人注目，不管出现在哪里，她对男人有一种本能上的吸引。

她乌黑的头发向后梳去，像一个风韵十足的少妇那样绾在脑后，从前被披肩发遮蔽的后颈优雅地显露出来。从这一侧望去，她姣好的面容使人怦然心动。她穿了一套象牙色的羊毛套裙，白色的真丝衬衫领子翻在外面，那么素雅和端庄。尚义能够猜到人们在议论什么，她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个卖淫机构的操纵者。

“她真漂亮。”杨绮红在尚义身边小声地说。“你知道我在想什么，这比喻或许不合适——古希腊的美人海伦，男人们会为这样的女性而发动一场战争。”

尚义没有吭声。他现在要做的是要将她绳之以法。希腊联军包围特洛亚或许是为了一种自尊，他们不能容忍他们的美人被别人勾去，这与他目前的处境是不同的，他现在并不属于他自己，他属于某种神圣的职责。“公平和正义”，尚义冷静地说，“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知道，”杨绮红又悄悄地握了握手，“我很了解你，我知道你对法律以及我们这个职业的忠诚，当我们打定主意要为此个神圣的职业付出我们的毕生精力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法律这只公正的天平时，我们早把感情压缩了又压缩，收藏到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但我只是担心你矫枉过正。”

尚义回过头看她一眼，小声说：“谢谢你，我不会的。”他从内心很欣赏杨绮红的这种胸怀。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尚义注意到从被告席那儿徐容容数次投过来的目光。她在想什么呢？她会想到他们从前那些难忘的时光吗？

尚义心里一阵慌乱。低下头翻阅着文件，用红铅笔在一些重要的地方作了记号。

坐在尚义另一侧的吴宗林这时用铅笔头轻轻敲一敲他的手背，低声说：“常申过来了。”

尚义抬起头来，果然看到常申正不紧不慢地朝这边走过来。尚义能感到正有无数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场景。

常申比尚义高几届，他俩都是他们本届中的佼佼者。常申毕业后也办过几桩漂漂亮亮的案子，被誉为司法界中的后起之秀。尚义步他之后，在一桩文化人之间的官司中崭露头角，两个人均处在上升之势，有一股锐不可挡之气。这一场好斗令人瞩目。

“你好，尚义。”常申走近来，朝尚义伸出一只手来握了握。“我猜到了丁保仁的这一手，他把你推到前面，无论这场官司胜败如何，他都进退有据。他大胆起用新手，如果败了虽败犹荣，如果胜了，那更是锦上添花。他找了一家医院藏起来则是一个万全之策。”

常申是研究生毕业，而尚义是大学本科。在校时彼此听说过对方的大名，但却始终未能谋面，倒是后来因为徐容容他俩之间有了一次奇特的交往。在那次接触中，常申表现得颇为友好。

尚义平静地看着他。“丁保仁的决定不是我要关心的事情，我只是对本案感兴趣，我会全力以赴的。”他不得不佩服常申的眼光，他对事物有一种非凡的洞察。

“我知道你会的，你身手不凡，但谈到兴趣，我却感到不那么有把握，你真认为你对此案感兴趣吗？”

“那也是我自己的事情，不是吗？”他仍然显得平平静静。

“我很钦佩你，你知道的。”常申友好地说。“但我会寸步



不让。”他转而说道。

“我也会同样如此。”尚义说。

常申点点头。“说的不错。”他说罢转身离去。

“我真担心你发起气来。”杨绮红在尚义耳边轻声说道。

尚义没吭声。

“他一点儿也没有占到上风。”吴宗林说。

尚义仍然没有答话。他想也许别人不会想到，他或许竟希望常申占上风呢。回忆是最顽固的东西，烙在心中的印痕是难以抹去的。

大厅中又有一点骚动。角门打开了，审判长、公证员等一行人走进来了。尚义、杨绮红、吴宗林等人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审判长匡广廉是个瘦瘦的小老头。黑脸，白眉毛，看上去像有六十好几岁了。实际上他的年龄刚过五十。小小的眼睛，深陷的双颊，更像是一个管分发报纸的门卫。他表情严肃地坐到审判长的位置上，用小槌子敲了一下桌面。

“肃静！”匡广廉宏亮的声音响彻着大厅。“本庭第二次会议现在开始，首先由检察院的尚义同志代表检察院提起公诉。”

无可逃遁的一刻终于来临！

尚义此刻将与往事有关的一切念头坚决地挥去，他现在所面对的不再是作为恋人的徐容容，而是作为卖淫组织的操纵者，法律是无情的。

“徐容容！”尚义站起身来，大声地念出被告的名字，引起听众的注意。他转身面对被告席伸出一只手，做了个手势。“也就是此刻站在被告席上的这位女士，她被指控犯有触犯国